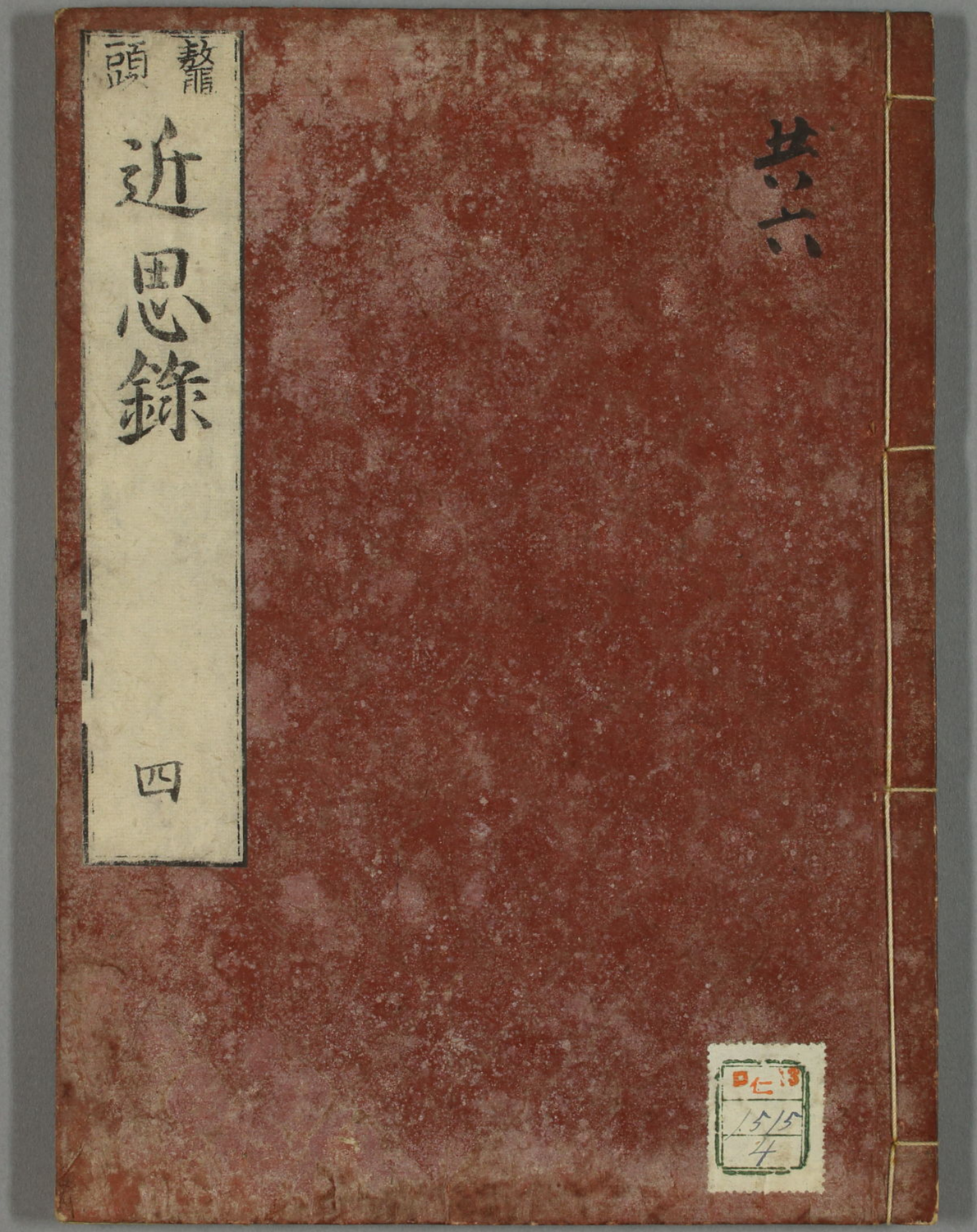



近思錄
四
共六



口43
1515
4

圖書館藏

類朱子語類曰近思錄五段通攝蓋克己復禮○論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論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論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

耳室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
寨字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
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
象以窒慾慾如汗涕然其中
截遏解汗涕人須當窒塞了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修德
可損者莫過於忿慾之不
懲必至於遷怒慾之不窒必
至於肆過○建安丘氏曰忿
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
損也遷善改過益卦象曰風
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程傳曰爲益之道无
善能遷則可以進有過能改
則无過交益於人
者无大於是○朱子曰遷善
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善惡之物要使之自用力自是不同○又曰
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改十分是了者改過如黑之物要
○語類九十四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損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二句言益益者善以解第
句若要不息須著忿慾而有所遷改方謂損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莫與幕同兩句相對
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語類乾甘蔗下乾至誠無息山澤通氣損其兌下

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爲益遷善象風
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
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
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
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藉故以行二
字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
悔吝生乎動憲言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吝過失
而自知吝則私心而可羞四者一善而
可一不謹乎○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
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

朱子曰人怒時自是慾突九起來故懲忿如救火
益卦震下巽上
朱子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少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
決底物已有過便翻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此二字連綴
吉凶悔吝——下繫辭第一章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本義曰吉凶悔吝皆生乎動之所
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上繫辭第一章曰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曰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向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易纂引云悔吝
而趨吉吉則吝吝自吉而向凶凶復生悔亦猶因而復得吉者有
循環之理○語類九十四卷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
者何故朱子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者是動上有
所以爲說箇動
○周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通書後錄曰先生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
○周子全書四卷有養心亭說即是也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其爲人也寡雖
寡而又寡以至於無則至於聖人地位矣○孟子盡心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云云○南軒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固有天資
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焉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養心莫善於寡欲
存者言其心之不亡也一性理大全小註朱子曰洞下亦人以寡欲爲便了故言不止於寡
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欲非聖人不能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當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在其間而欲飲食渴而

但亦是合當如此者○永言陳固近思錄雜門此節私慾尊克去私欲禁勇而至於無
論語為政章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二十而立語為政章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二十而立語為政章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伊川先生曰修辭立其誠文集四載之○語蒙引篇○朱註曰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
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
而濟私復禮之機也○大全問已私有三氣之偏一也乎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
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蒙引曰
請問其目何者為已而在所當克復○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卿此旗
麾三軍盡退子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一
勿字故集註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
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存疑人之一身只是視聽言動四件非禮皆
勿克已之條目盡矣又曰非禮即已私視聽言動上皆有一毫不當為處便是非禮便是已私
○鄒魯指南曰如非禮勿視非既視而後禁之於心方是除彼
之○四書節解云五節之視聽言動皆心也一有
為於非禮即已也故必禁止於心非禮皆勿

禮、程徽菴曰動兼思慮而言洪範五事貌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
四者身之用也心則其體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義自雲峯胡氏曰視聽言動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
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
事事是當則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
皆禮而不待勿矣○蒙引由乎中而應乎外一句帶四者
身之用也作一截制於外所以云云自作一截○語類四
十一卷朱子曰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又曰非禮勿視勿聽妄聲
亂色不留胸次明注樂記禮不
接心視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又曰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
制之也由乎中是自家做主夫處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朱子曰四是用功

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

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
惑知命而總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
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
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
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慾矣○伊川先生
曰藥湏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
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克治之功

顏淵事斯語 論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陳選曰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膺中庸第八章拳拳服膺註著之心胸間言能守也箴龍會侵龍諸深切本衣箴字綴衣歲也一日誠也詩曰以箴之註謙詞之辭譬若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則而救其失者謂之箴

視箴曰心兮本虛四書講述曰論四者之用視爲急故爲首句次聽次言次動○語大全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滯此其本矣也○又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繼迹可尋捉處○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而爲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過不當視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耳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敬交於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則視未是仁眞積力久自然誠實顯可謂之仁也○蒙引曰久而誠又是行之極致也○小學註陳選曰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至於眞積力久則誠矣誠者從容不勉者也○小學章句曰誠者眞實不妄不勉而能也註

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則視未是仁眞積力久自然誠實顯可謂之仁也○蒙引曰久而誠又是行之極致也○小學註陳選曰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至於眞積力久則誠矣誠者從容不勉者也○小學章句曰誠者眞實不妄不勉而能也註

大全朱子曰明德只是本心虛靈者心之根蒂孟子盡心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

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之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禀之正日以喪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

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言箴曰人有[一]大雅烝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註云則法秉執彝常又曰吉天生蒸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無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雖不好此美德者一時大全西山眞氏曰秉者操執然○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論語大全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小學合璧曰人之生也皆有秉執之常理本乎天命之性無有不善知誘化物禮記樂記篇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一語類四十一問知誘物化遂云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朱子曰樂記之知字從知覺上說謂知誘於物而爲物所化卓彼[一]詩雲漢篇卓彼雲漢○字彙卓特立也先覺孟子萬章上篇有先覺後覺字有定[一]易繫卦文言閑邪存誠○孟子離婁篇陳善閉邪謂之敬○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小學章句曰知所以當止而志有定向故能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勿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該云閑耳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言箴曰人心之動[一]小學陳選註曰宣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心者心之聲也發聲言也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專一矧況樞機喻言戎兵也好善也謂言能興戎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蔓已放肆則忤於人云云

四者言之病也道言也欽敬也訓說訓戒之辭即非法不道也○論語大全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鍵要處○四書蒙引曰躁雜宂妄逆理樞機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發榮辱之主也興戎出好書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四書大全蔡氏曰出好則吉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若其微而召於彼者其機可不思哉○蒙引曰知是以下四句就利害上說惟其所召左傳哀二十三年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朱子曰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可畏如此傷易則誕[一]四書大全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精二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

至於支離○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末之枝從身之旁而進出者乃煩中之失也○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語煩是多言語支離是破言悖則純乎不善○古文眞寶注言語太多則支離不可曉○語類四十一朱子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則自家這心目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知是樞機云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病病由時來道大學傳十章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非法不道孝經文○蒙引曰非法一句只替非禮勿言之一句用不躁爲樞耳○小學合璧曰非是先聖法度之言則不敢道訓蒙引曰指非禮勿言言註扉曰關會說文扉戶扇也一曰以木曰扉以竹曰戶九切說文春也古者掘地爲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

動箴曰——語大全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語類四十一問哲人知幾云云曰句莫有優劣否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書伊訓篇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皐陶謨知人則哲○陳北溪曰哲人於一念微動已知覺而實之之志士於事爲已著方知覺守之○論語志士仁人○蒙引曰兼誠於思守之於爲言者思者心之動也爲者述之動也云云本文動字自兼此○微菴程氏曰動幾那箇是緊要蓋曰順理此裕朱子曰公且道動幾那箇是緊要蓋曰順理此裕朱子曰結上文一箇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後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小學合璧曰哲人志士雖異大抵順乎天理而動則從容安裕從於人欲而動則姦僞而危殆○案小學句讀章句等說亦與合璧同意

與葉註異造次里仁篇註造次急遽苟且之時○語大全慶源輔氏曰造次古今不易之誠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詩小旻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云戰戰恐惧兢兢戒謹○小學章句其愚也造次能念而不棄其爲也戰兢自持而不肆云云與性成——書大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書多方篇曰惟狂克念作聖○語大全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生之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大性乃以天地之性言○四書蒙引曰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新安之說非是只性爲氣質了○小學章句習之久則不待勉強如天性然而與聖賢無異矣○蒙引曰四箴通是制外安內意視曰制之外云云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於口云動曰造次云云都是此意○顏

而不暴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慢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忤逆也

動箴

哲人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

復卦程傳略載之陽君子之道前復者陽反來復也七字有之復之最先前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八字有之以下又略者有之學者詳焉○程傳曰祇至善也義亦同又祇悔不至於悔也○易大全西溪李氏曰一陽在下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卦又以復善爲義○問易會通曰人心有失而後有復失而後復即遠矣即不覺于悔矣初爲復之心自剝之反爲復也然寐而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復

失而後復

大全建安丘氏曰坤上震下爲復一體乃坤而靜之時下體乃震而動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機初以一陽爲五陰之主居復之最先不遠而復故不至於悔而得大善之吉者也復以修身唯不貳過之謹守其始庶幾乎○雲峯胡氏曰春秋公孫敖聚京師不言入而復於邾心也智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皆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

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爲剝陽來爲復復卦乃善之返初又乃復之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無悔唯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

動之間雖或小有所差其悚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卽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休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爲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見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于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復于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脩身也註元吉元大也

顏子無形象之一論詩顏子不貳過章大全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詩註程子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善失纔善失便能知之○尹和靖曰顏子不貳過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有過矣夫子謂其庶乎屢空過與不過之間雖如此然顏子所以爲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善失纔善失便能知之○尹和靖曰顏子不貳過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有過矣夫子謂其庶乎屢空

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

意言近道也

〔既未能不慊〕中庸曰不
慊而中不思而得○論語為
政篇從心所欲不踰矩有不
善未嘗〔〕下繫辭曰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孟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晉之上九〕晉其角至
貞吝全載上九文○程傳上
有數語曰角剛而居上之物
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
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
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
躁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
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
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邑謂民necessary治也人之自治剛極云云○本義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進
言

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云云以下同于此峻字雖嫌書經五子之歌曰峻宇雕墻有夏於此未或不亡蔡沈註曰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韻會巖韻說文宇屋邊也引易上棟下宇徐按左傳在吾之宇下是爲簷垂也簷蔽屋霤爲宇陸德明曰屋四垂也酒池肉林史記殷本紀曰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云云紂之事也醜殘忍禽瑞醜柿沃切廣韻虐也慘也甚也○殘增韻殘傷也又害也○忍爾雅切安於不仁曰忍騶武後漢書劉寬傳之文註騶猶慢數也註用易繫辭百姓日用不知

○天九五莧陸——陸德明釋文曰夬古快反○孔子彖傳曰八卦也剛決柔也○音義莧閉辨反又胡練反○本義曰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斷五若姤莧陸雖感於陰十六之陰如貫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按此所載之程傳彖之傳也文辭之傳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宜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名大矣故必決其夬如莧陸然後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嘉之難者感陰氣之多者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矣

夬實光輝孟子盡心下篇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朱註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未皆出於天理抵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未流則未勝本垂勝貧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爲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歸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夬夬中行無咎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而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說未必能正特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上六說而不已過於險陷則不知行險矣於所說則不知過於險陷則思止左說而止各得其節之義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彖辭之本義曰節亨而止也○大全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便是沮節之義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卦孔子彖傳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程傳出此處曰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上六說而不已過於險陷則不知險在前也於所說則不知過於險陷則思止左說而止各得其節之義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彖辭之本義曰節亨而止也○大全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便是沮節之義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九二又辭曰不出門庭凶○

程傳出于此其全文曰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無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謙不從於九也二五并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方不正之際也云云以下同于此書所載○本義門庭門戶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懲忿窒欲損卦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蓋損會職韻畜殺側切說文遏止也扇韻遏音謁止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焉得仁

語憲問篇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朱註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書辨疑云盛氣好勝曰克貪能自矜曰伐忿恨曰怨貪欲曰欲○蒙引曰四者横根于心節制之使不發於外如以石壓草所以爲仁不行是制之使不發於外也○四書辨疑云克伐是氣歟看因已之所有而生怨欲是氣歟看因已所無生知其爲難

知其爲仁愚謂知不知自孔子言之

今按程說不載此語遺書一先生語九有此論文少異也

懲忿窒欲

懲忿窒欲損卦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窒字彙騐於自負也

懲忿恨

懲忿恨存疑忿恨分言恨猶忿也忿恨猶言藏在心

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

是也不正之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九二以剛居中不正之節也居字本在節卦是字爲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行而爲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用而爲吝嗇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也九二是也○人而無克伐怨欲焉得仁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大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

○明道先生曰義理——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載之○性理大全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按義理者道心之謂也客氣者人心之謂也

使不發於外如以石壓草而絶其根所以爲仁不行是制之使不發於外也如以石壓草所以爲仁不行是也○四書辨疑云克伐是氣歟看因已之所有而生怨欲是氣歟看因已所無生知其爲難

也害也

害字彙曰忮支義切音很也害也

騐於自負也

騐於自負也騐字彙騐於自負也

懲忿恨

懲忿恨存疑忿恨分言恨猶忿也忿恨猶言藏在心

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經說○克己害伐驕矜忿恨欲貪慾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克己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爲仁者從根源上便斷截了更不復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克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大賢（遺書日下同○義理著性命之○或本然客氣著形氣之○使然）

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學以立志為本而○人不能祛思慮之變化）

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縛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親之然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

○或謂人莫（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二載之○字彙補官切裕也緩也廣也舒也○又曰緩胡官切寬遲也縱也○又曰暴蒲報切猛也橫也侵也侮也急也○又曰厲力蠆切嚴正也烈也猛也虐也酷也惡也）

○人不能（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載之○字彙祛丘於切音區禳也遣也却也○吝良愼切鄙吝又惜也○性理大全程子曰要息思慮便不息思慮○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定○又曰呂與叔嘗言慮不定○又曰呂與叔嘗言慮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東西一人來未遂待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賊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益也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問程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使都沒了○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曾齋許氏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未所當知斷之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動去在自知之耳浩然之氣出于孟子公孫丑篇○孟

子朱註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講述曰成大以無外言是全大意流行以不息言是至剛意

○治怒為難（性理大全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又曰多警多怒多憂多懼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警如孤軍逐遇寇敵只得盡力殺退前而已尚何問哉○又曰克己固學者之急務○程子遺書曰有恐懼心亦是煩理不明亦是氣不定○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王氏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

○堯夫解他山（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性理大全卷五十有君子之與小人之問○詩經小雅鶴鳴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謝氏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諂君子之無德所以微君子而進于德欺君子之無才所以微君子而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陵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

勉全才也○居業錄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惰慢則德亡○玉者溫潤禮記聘義篇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動心忍性孟子告子下篇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朱註動心忍性謂驚動其心堅忍其性也○朱子曰動其仁義禮知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讀通曰動心是仁義固有之良心但蔽于逸欲則其發泯故必困苦而後能動

註部康

宋史列傳百八十六道學傳一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云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擊壤集○又東都事畧隱逸傳一百一十行錄後集十四有康節先生傳

增益其一

○曰畏小大物一

全書卷二遺書一先生語一載之○性理大全訓明道曰曰畏小大物某未曉其說朱子曰人有曰畏小大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小大物須以理勝他尖必克下室中率置小大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有曰畏小大物者明道教以

語○孟子公孫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按程子之言與孟子論大舜之言異也故朱子解之

○【九德最妙】全書卷八遺書二先生語七載之○明道語○書皐陶謨篇有九德見註

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

蔡註曰亦總也云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栗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温者徑直而温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疆而義者疆勇而好義也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書經金丹曰性寬者多疎畧已栗則有嚴密廉烈意性柔者多依倚曰立則有堅立不隨意謹愿者或至于少文故言恭恭已貌言愿而不恭雖不爲猶愿之同流合污闇然媚世者才足以濟難曰亂有治才者多忽于心故言敬敬者小心翼翼之謂也擾者馴良謂優柔毅有執持意擾而不毅則爲容悦軟弱矣經直者易失之峻厲故言

温簡有院畧意堂隅曰廉則有修飾有分辨矣剛王性强王志塞者氣配道義也否則多欲剛矣義者軌合宜也否則强所不當强矣○書經講義云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云云因問九德之目何如皐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于縱弛惟寬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一德有治才者或能果毅有爲則剛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是一德勁直者或過于嵁厲惟直而又温和可親則直得其中云云簡易者過于坦率惟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

規矩

字彙音欬硜也堅也

規矩言法度本器名也

游氣

宋子曰游氣是發散生物底氣

流行之意

○【飢食渴飲】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載之○朱子語類曰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

以下未有不滿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

廢天職

賦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已貪之心

○【猶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巢知未

也

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

有喜心○程子治心之深故知不易治心之密故能隨處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方○伊川先生曰大抵尤不可以不勉也

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也之公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易自責乃善改之心然已往之

爲悔有過自責失長留悔泥應酬之間反爲繫累既

○所欲不必沈瀣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

外馳所向既

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自

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遺書二先生語七載之○按
伊洛淵源錄周子傳載此事
所引本註語也曰明道年十
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
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
二年暮歸花田間見獵者不
覺有喜心○明吳與弼號康
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
心慨慕焉及觀明道亦有獵
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
舉業潛絕八事日玩四書諸
經洛閩語錄出于明言行錄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
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載之
○罪己責躬
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程子又曰有過必改非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
害○王氏回悔過自責如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子責字疑衍也抑也隔也
所欲不必沈溺
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此前有數字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
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
過其所進銳也
○人語言緊急
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
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聞不遷
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
說是否伊川先生曰若此則甚易
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

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
何不遷怒
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一條而
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
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
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
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
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
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
如舜之誅四凶怒
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
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
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飲何曾致我竊中腹之欲
○獵自謂今一
全書卷八遺書二先生語七載之○按伊洛淵源錄周子傳載此事所引本註語也曰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花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明吳與弼號康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心慨慕焉及觀明道亦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潛絕八事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出于明言行錄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
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載之
○罪己責躬
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程子又曰有過必改非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王氏回悔過自責如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子責字疑衍也抑也隔也
所欲不必沈溺
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此前有數字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

曰甲乙以言亦兼兩人專作兩人說不是如人有一事可怒則怒之事既過後若別事做得好了却怒心未息這便是過或有所觸犯到怒我怒他到得別人本無可怒却怒心未息連他顏色亦不回這亦是過如此說方細○蒙引甲乙是兩人○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過怒著私意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眞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註緊字最居大切平斗解者又大槩大率也

如爵之誅——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世之人固有——左傳昭公十九年云詹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蔣悅曰徐諧所謂怒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者○明道定性書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之驗也

君子役物——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工夫峻嶷之甚實要用力於中節

人之視最先——全書卷三十二外書三載之此句前有數語曰克者勝也戰勝眞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意也然後爲克己禮亦還也有諸己則無不中矣君子懷德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云云以下同○黃榦勉大學文例不觀辨不性字孟子盡心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自有妍媸也

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世固有怒氣易發而難制於其室家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將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

上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按程子語人能克己以下孟子註引之(石)則餘孟子公孫丑無是餘也(檢)孟子盡心上篇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朱註歉然不自滿之意

○聖人責己感也(一)全書卷三十五外書七載之○同外書程子又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使賢只欲事理無顯人過惡之意○性理大全十行部程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謝子與伊川(一)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王氏曰程門上蔡去得一於字一云傲生客氣傲於之別名也傲因德纔傲意氣便驕聲色屬自處便高視人便下云云傲之又為謙讓之大又無因德

(檢)點杜詩曉窗點檢白雲篇

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作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欿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識錄于此時時看來直是恁地好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

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者非若後世欲事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於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

歸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切問近思者此人為學切問何故

罪過何故

要奪之(攘)別人有底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萬鍾則辨(檢)別人有底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萬鍾則辨(檢)別人有底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萬鍾則辨(檢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說見論語見人不善則思內自省亦無非及己之地○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鮮飲食臭味之盡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質之欲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欲○程子曰同○湛而不雜者氣之本體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動於欲者氣之欲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欲○程子曰攻取是攻取那氣之欲口腹是氣之欲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盡心上篇曰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毋以小害大毋以賤害貴 告子上篇云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

○纖惡必出于同篇○纖惡書一也

○惡不仁中正篇第八○論語里仁篇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孟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習而不察朱註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

是有不善知之易繫辭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

是故從善性理大全集釋曰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

性屬厭猶飲食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所飲食臭味之盡而營求取足而已小以嗜好之未之害爲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善必粗矣成性

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好仁之可知仁之可習者或未之好仁之心而不仁之可惡則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不仁而幸陷於

是故徒善未必盡

語不及義張子推言之徒善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爲政

責己者——中正篇第八○集纂曰責己反躬者當知天下之大國家之廣無人人皆非之一理爲學至于但務盡己未嘗咎人此學問之極功也不尤人論善不怨天下尤人

有潛心於——楊子法言問神篇仲尼潛心於文王註潛深也纘繹也一曰束也纘甫纏切纘也脫洒字彙脫他括切解也又脫畧也○洒所蟹切汎灑也又想里切雪也

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

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

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事

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

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徒樂

古人——見于註註責善孟子離婁下責善朋友之道也則言往行易大玄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註疏

孟子梁惠王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附與解同朋自遠方來論語學而篇之語也

○矯輕警惰龍會矯舉天切說文揉箭箭也選詩騰蛇遊霧矯箭追飛註矯揉也前禹貢傳註正曲曰矯○胡敬齋曰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敬一字可以治之註其進銳——孟子盡心上篇朱註曰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仁之難成久——孟子盡心下篇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古人欲得

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詩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簡編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故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爲學之大患必恪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必退速輕○仁之難成久矣人人

寡欲雖爲人也寡欲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

○君子不必避——禮記曲
禮下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
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
○陳註袷朝服祭服之前領
也妄瞻下之貌愚平也堂堂
乎——論語子張篇之文曾
子之語也朱註堂堂容貌之
盛也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
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
仁也註疏字彙魚到切慢也
侮也龐虎同字彙龐也物
不精也

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
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之公
私故背馳○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
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
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
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爲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
心剛行龐暴也其爲人龐暴必
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乎道
曾子以爲仁張氣貌高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
與並爲仁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
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
常託之視之上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
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視高下而
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故目視高下而
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忽慢矣人之有
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
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

近思錄卷之

盍目者人之——禮記曲禮將入戶視必下○正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註

孟子曰——孟子離婁上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人之有朋友——論語以友輔仁○按今之朋友以下至最速小學嘉言載之○小學陳氏註曰善柔謂善爲柔媚氣合謂意氣相合相下謂彼此相諒交即忠告善道之益也善柔論語季氏篇註善道之益

近思錄卷之

近思錄卷之

近思錄卷之

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曰相親與得效最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恭溫柔則可以進學

鬬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爲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成者無自卑之心有躐等之心不止童子之位欲進於求人之列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〇語註鬬黨童子未冠者之稱又曰禮童子當隅坐隨行〇存疑曰吾見其居於位是居於正位不隅坐〇燃犀解曰居位居先生之位〇微言曰先生非師也學士年長者請之先生〇燃犀解曰非求益者也言其無謙下之心不是求益的人〇存疑云欲速成者無自卑之心有躐等之心不止童子之位欲進於求人之列也

詩曰溫溫恭人——詩大全慶源輔氏曰武公言溫柔爲進德之基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左可進〇西山眞氏曰溫者和易之意恭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敬爲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〇詩經口授曰溫溫恭人就溫溫上謂和順謙卑退退然若无所知无所能也以此存心何所不受而德之高明光大已基于此故曰維德之基〇說約孔六帖曰溫溫字重乃形容恭人之貌

〇世學不講——又小學嘉言篇載之〇小學集說云驕惰者於傲忘忘慢之謂肉狠者暴惡麤戾之謂親請父母也物我猶言彼此也病根即驕惰也安謂安意爲之下謂爲已下也一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徇以身從物之謂私意者人欲之私義理者天理之公喪失也蓋至此則惟人欲是從而天理盡喪矣其原實本乎驕惰之病根不除故隨所居而接而長也〇小學衷

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爲先則謙虛恭敬有以爲進學之地

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雅抑篇溫和恭敬爲德之本

〇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

旨曰世人若不能涵養孩提特愛親敬長之良便養成傲慢之惡習至死不變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句解曰病根不去猶一粒稊稗不除未有不爲五穀之害也

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心寓隨長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終

家見大學

見論語頗混篇

○伊川先生曰 二程全書卷五十一伊川經說六藝之○論語學而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程子語朱子載此說○四書蒙引曰弟子即今所謂子弟即小學生事也○四書圖解曰弟子後生之通稱爲人弟爲人子者○蒙引云弟子之職謂弟子職分之所當爲也寬閒篇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註爲己欲得之於己也註說實論語即學而篇也學論語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朱註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餘力論語註餘力猶言暇日詩書六藝按四書通義言此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者非也此所謂六藝指六經也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曰凡載於詩書六藝者鳴之善者也

○孟子曰事 孟子離婁上篇曾子曰養曾皙必有酒肉云云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程子

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類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經解○說見論語爲弟子者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爲己之學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

為有餘也蓋于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師卦六二傳可矜者僅足而無餘之稱蠱其所當為無過

○幹母之蠱｜蠱卦卦下外二也○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

程傳曰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又曰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云云○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之謂蠱人久寢廢而疾生之謂蠱云云○初六幹父之蠱（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九二本義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易大全朱子曰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語錄義見于下本文

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

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凡之事則子之過也

從容將順豈｜中庸第二十章從容中道聖人也○從容不迫之謂○文林貫曰云從容自然意○楊明云從容中道不疾不徐而恰中乎天道○孝經曰將順其美遽然（遽會御龍遽其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揉而反害其所治之）據切速也急也疾也又猝也（矯揉）讀會御龍遽其壯勇之貌詩矯矯虎臣鄭箋武貌又矯矯高舉貌○同勿龍揉敷勿切說文過擊也○字彙矯

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

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

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

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

直之義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

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

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事親之

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

也逆也○按易傳豈无道乎之下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十字有之又事治而已之下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蠱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變之為甚高之事乎等之數字有之謂夫婦之倫歟梁傳兄弟天倫也何休注曰凡（完參後天之倫次也○又見公羊傳及禮記）

事見于孟子○盛言君昏臣威王子也（事見于三國志諸葛孔明

聘琳人聞志卷五有傳○後主名禪先主子也）

○蠱之九三｜程傳全文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正倫理篇 家人卦卦下之程傳也此句上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昆弟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云云○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註家人卦彖傳按程子說出于卦下竟非彖傳已見于前

○人之處家 以剛爲善之下文曰初二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家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云云骨肉禮記文王世子篇骨肉之親以恩奪義韓文六恩義有相奪註孫曰恩以愛之義以教之兩看不並立故曰相奪

非善事親也 九陽爻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不至太過故無悔矣然盡之下卦爲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無大咎也但相請之小善耳非盡善者矣○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厚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爲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測皆陽剛中正之德○潘氏曰守其幽靜之正以奉承乎五可謂賢矣幽女德也本變

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爲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心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歸妹

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

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
乃常久之道也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
○世人多愼於擇壻擇婦其
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小學嘉言篇載之○集說吳氏曰人子生日思念父母劬勞之勤勞當益增悲痛又安忍宴樂哉○眞氏曰人子之於父母無父母當以忌日之禮自處唐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學者可不此哉○小學衷注曰父母俱存樂也何可不置酒張樂以爲樂○通鑑唐太宗紀二十年太宗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狄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當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予終所以有負來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眞慶詩經楚茨篇無忝爾所生慶
○開行狀云云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明道行狀見于全書二十九遺書附錄及伊洛淵源錄盡性至命周易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大全程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事

一特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君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盡性盡性至命也○又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未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盡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得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汎便謂之至也○或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竟是朱子曰各是一理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覺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爲子知所以爲孝此窮理也爲子爲臣知所以爲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矣爲之盡以至於命程子曰各至其極○民吾同胞之原刑
禹曰予孝爲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盡心上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
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
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而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性之至命事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
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

之大詩大雅皇矣篇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其出朱註云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也

【問酒掃應對】程子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貧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雙峯饒氏曰程子以理爲本事爲末謂事皆小大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云

【然今時】今時指程子時言之由之而不知孟子一毫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爲兄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此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四書直解曰自少至老終身由於斯道而不知斯道爲何物者比比皆然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六字思之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之言蓋本於此【註有不著】孟子朱註著者著知之明察者識

【講述】曰行習以事言著察以理言

○【問第五倫】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第五姓倫名宇伯魚漢京兆人爲司空以公正稱後漢書列傳三十一有第五倫傳【註眞文】按小學善行篇引第五倫之事陳氏註竟終也【孟子】大全盡心上篇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又問視已子】禮記檀弓上篇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註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爲親親故引而進之

【又問天性自有】孔子曰孝經大義傳六章子曰父子之道天性董鼎註曰天性謂親也○吳臨川曰父慈子孝天性之本然○孔氏曰親愛相加則爲父子之恩

【學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無事外之理即其未而本已存即其本而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也○【問第五倫視】亦不能廣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如何自謂之私】【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

【此心做便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爲私愛也蓋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十起亦私意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已子【又問】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二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人情安排即是私矣【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

以兄弟爲手足言欲爲一體而親戀之故古人以兄弟爲手足禮記曰骨肉之恩手足之愛○晉書鄧續傳兄弟如左右手又李華弔古戰場文曰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孔子以公冶長一論評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又曰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程子之歸又引子此言○通義金仁山曰兄孔子前兄孟皮也叔梁紇前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寔伯尼有足病古者庶長宜孟嫡長宜伯此必孔子伯之也

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寔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

不甚美謂才之不美

必擇其相稱言擇才知之相稱者非言擇庸惡者配我女避嫌性理大全卷四十九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伯夷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問程子說避嫌之事最善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宋子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假工夫大段會省察以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取善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薦舉後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避過多了

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只是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牟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

○問孀婦（全書卷二十五遺書伊川語八載之○小學句讀無失曰孀○合璧曰或人問於伊川先生曰孀居之婦終身不可他適今有貧盟改嫁於理似不可取此論如何伊川先生曰此論是也大抵取婦先看所以配吾身也若取失節之人以配吾身則是我自己失節○集說吳氏曰娶孀婦共承宗廟以傳嗣續若娶失節者為配則與己之失節同矣）

又問或（小學章句曰人皆有死守節而至餓死則餓死比之失節為小○失節則無人道而不可以立於天地之間故曰事極大此一章言孀婦不可再嫁○八而人亦不可娶也○集說吳氏曰餓死極小謂人誰不死欲求守節有甚於求生也失節極大謂失身再嫁中心羞愧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雖生何益哉○司馬道曰人固有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先聖人所為至公無私安行乎大理何嫌何避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先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孀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於失節甚於餓死）

○病臥於床（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明道語也○小學句讀言簡載之○陳選句解曰委猶付託也病者死生所繫而委之庸醫是飲藥以加病也故親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可以養親且不為庸醫所誤矣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曰最是大事今有業醫於此必使三人雖疏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二人兼之故使全人雖疏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死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則病是何加藥是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妙盡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庸醫古今醫統二曰五工 明理曰庸醫）

○程子葬父（全書卷三十五外書七載之○程子父名珦周恭叔程子之門人也○伊洛淵源錄卷十四有傳周恭叔名行已永嘉人遺書

死也）○病臥於床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子行已字恭叔醪喪飲酒非禮也）○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二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己子殺人之

第十七卷戒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尹和靖語云恭叔自大學登年登科未二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堪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讓母嘗怒一女登科後其女雙鬟遂娶孟愛常人伊川曰賢未二十時亦做不得此事云云

○貢乳婢（全書卷二十七外書十載之○韻會糞韻乳養子切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遇韻孺遇切育也○同紙韻婢部鄙切說文女之卑者也虞韻會虞韻元俱切職雜度也註測度也又慮也○宇彙備也註幼吾幼孟子深惠王上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宋註幼以幼為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

○先公太中（二程全書卷六十六伊川文集八先公太中家傳之文也畧載之○其文首曰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舊名溫字君玉說登朝改後名云云○先公程子父也李綱光公或先君文集官名公曾祖太中大夫累贈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珦韻會縣韻許亮切又本韻式亮切義同任子書舊故事云父為官而奉其子謂之任子）

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吾幼幼之慮如此）○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以父任為郎大臣得舉其子弟當父所係任故得為郎孤幼而無父之稱親戚九韻達禮記親戚族內外之老而無夫曰寡出于孟子及禮記從女兄劉氏之女乃珦之從女兄也其子從女兄之子也○按兄之女為從父姊弟之女為從父姊同姊與從父姊同見于宇彙女兄姊之婦也獨女姊女兄之女言姊爾雅云兄弟之子為甥○歸類問取甥女歸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太綱佳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五雜俎八曰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兄之事君原自有間即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豈以人情哉卿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同住子調保（宇彙曰通識信於朋友曰住住者人保住也宇彙又曰保全也安也任也養也謚父中庸請父昆弟不怨

公慈恕而（公慈恕而上安下之之詞左傳慈和徧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增韻愛也又御覽恕商署切說文仁也增韻以己體己曰恕伊川程氏曰中心為恕如心為

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任子入仕謂之任蒲侯切謂蔭父也）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熱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

怒鬱字彙上聲部嘗切截也
翦也又去聲部祝切決也斷
內則篇問衣燠寒註燠熱也
侯夫人——侯夫人事實姓
以下上谷郡君家傳之文見
于伊川文集八侯夫人者二
程子之母也謙順自牧易謙
卦初六象曰謙謙君子卑以
自牧也禀訓受命也從叔
幼姊按姊字伊川文集作孤
是也言幼少而孤○爾雅云
夫之弟爲叔與兄公同侄韻
書問也晉朴字彙答拙知切
拙擊也過秦論執敲朴韻晉
天下——漢書過秦論註鄧展
曰敲短杖也朴拙也○文選
註長曰敲朴擊拙也善曰臣
瓚以爲笞曰敲長曰朴○字彙朴枝也敲擲奴男僕也婢女僕也臧獲揚子方言卷三臧甬音
侮獲奴婢臧獲也對淮海代雜齊之間荒不純爲善罵奴曰臧罵婢曰獲○五
諸子或——諸子指夫人之子施而責諸子言責
人之子也不省襲無倣同言無所省倣也夫人男
女順次韓愈欒汝二人皆夫

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
小藏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
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
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恕必
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
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
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

韻書與介同介芳故切音赴僵也僵也
抱韻書扶逢夫切扶持佐助也抱部巧切持也
字彙余詳於切緩也又安行也
聚義詳十一註詳禮不聚——禮記曲禮曰毋聚羸註聚謂羸
而取之也

羅使令——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惡言惡言與惡聲同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是也戰國策曰君子交絕而不出惡言罵字彙莫駕切惡言詈也

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纖
數歲行而或跬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
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
跬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
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稱去聲羹去聲調羹
也禮不絮羹雖使令革不得以惡言罵之
羹爲其詳膳於味也
故顧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
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

夜出黎明燭禮記內則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長樂劉氏曰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列女傳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房閣龍會房待方切說文室在旁也禮記內則註疏引崔氏云官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又曰閨謂合切說門旁戶也爾雅小閨謂之閤又公孫弘傳註師古曰閤者小門又俗呼小舍皆曰閤

○橫渠先生小學嘉言篇又載之陳氏旬讀曰事父母奉祭祀皆當親爲之○合璧曰事親者當自盡其孝順奉祭者當自盡其誠敬豈可使他人代爲之若代之則孝順之心安在○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禮記祭統云君子之祭必身親莅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宦行狀張子行狀也呂與叔製之伊洛淵源錄載之

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尋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橫渠先生小學嘉言篇又載之行狀○使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齊之事親一此語又載于小學○書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蔡註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小學集說吳氏曰齊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親猶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然舜克諧以孝終至瞽瞍底豫況中人之性者乎而不姑順從以悅其心乎

親之故一集說吳氏曰故舊所喜謂親之故舊所喜者賓客之奉謂酒殽之類○小學句讀同子此○小學合璧曰若親之故舊之人及其喜意者爲子者當力招延致其至至於賓客酒殽之奉當竭力經營措辦務欲喜樂其親之心爲事不可計貧富然又當隨自營集使親不知勉勉強強措辦之難庶親心樂其所養若使父母見其子營辦之艱難則心亦自不安○小學章句曰親之故舊所喜謂或故舊或凡所喜者按是又同合璧○小學大全云勞辦謂盡力營集以悅親也註所謂養志孟子滕文公篇食志乎註食養也

○斯干詩言一是又載于

人代爲孝敬○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之心安在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君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庶使見其爲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說○所謂養志也○斯干詩

小學○小學集說吳氏曰斯于小雅篇名也斯此也于水涯也式語辭好愛也和也輟止也朱子曰此總言既成宴飲以落之因歌其事也不要相學言不要相學其不好處也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友其弟豈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厭猶狎玉露五相字音息亮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諶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小學厥字作相○朱子詩傳引蘇渠語

○人不爲周南召南章句大學傳九章文論語陽貨篇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朱註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四書蒙引此爲字專指論詩而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也同

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而廢其友恭○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

○婢僕始至一 婢解出前僕字蒙步木切僕從說文給事者周隸僕給勞辱之役者

勉字蒙莫典切強也易也懋也勉也

提掇字彙提杜字切挈也拘也舉也又曰掇都奪切採也拾也

慢字彙莫晏切惰也怠也倨也易之也忽也不敬也

資成性書經商書太甲上曰越乃不義習與性成

註警策文選陸機文賦一篇之警策李善註鄭玄周禮注曰警動戒也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劉良註警驅動觀覽可以警焉者謂片善之言光益一篇亦猶以策擊馬能令其警動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而立也

○婢僕始至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凝而不通也

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且退只觀在上者有可進入亂朝則德且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詩錄○提掇謂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終

朱子語類曰近思錄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註修大學身修而後家齊去就取舍孔子之仕止久速當其可者去就義之從也孟子之齊宋薛之金受不受者取舍義之從也

○伊川先生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云云○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程子註出于此註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云云下同于此○張子曰蒙卦主者全在九二一家之所論皆二之義○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於五陰之暗時而發之无過不及所以亨也○東萊呂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類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此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易傳下同○蒙卦傳賢者之進將

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忘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本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爽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尊德樂道孟子公孫丑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四書蒙引曰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抱負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愚謂德以人之所得言道即其所得者也德如心道如性○四書訓纂云不足與有爲與字實指臣言諫不行孟子離婁下篇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殫之出竭

○君子之需時 ㆒ 易需卦初九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程傳出于此下其全文曰處廣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云云用常也○雖不進以下在上○龜山楊氏曰乾道上行爲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爲失常也

○比吉原筮 ㆓ 无咎以上比卦彖文傳曰以下程傳也程傳此上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此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云云以下同于此○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案原字程傳爲推原本義爲再之義○易大全涑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故曰元永貞无咎○漢上朱氏曰凡物孤則危群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白雲郭氏曰卦之一陽惟比得天位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恬然若無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

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

莫生於比故直言吉

○履之初九——程傳此上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云云○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素其素履者也○東萊呂氏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歟○雲峯胡氏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按本義與蔡氏皆曰居履之初不爲物遷蔡氏則曰素者无文之謂蓋履禮也溫字兼文質切滿溢也

賢者則安履——孟子公孫丑下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朱註大有爲之君人有將爲非常之君也

素其位——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朱註素猶見在也

按孟子盡心上篇曰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民也此註意互相發

君欲貴之——自此象註也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程傳曰安履其素而往素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云云○大全程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孟子告子篇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大人於否——彖辭下本義否閉塞也○會通曰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閉塞否○程子此傳者六二彖之註也○又辭曰六二包羞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以辭也○雲峯胡氏曰三陰在下小人之群也大人不爲其群所亂雖否而亨註不以其躬論語陽貨篇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朱註不入不入之黨也通論語微子篇直道而事人

○人之所隨——隨卦六二彖之傳也○又辭曰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程傳曰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程子此下○大全臨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貪五爻二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隨若否也

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貴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

係此則必失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又辭示戒云爾
○君子所貴(一)貴卦初九傳也○卦下傳曰賁者飾也○初九程傳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無所施於天下唯自貴飾其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義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鄙而君子以爲貴也云云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賤蓋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事徒爲言者因此與行爲義也
○蠱之上九曰(一)程傳此上文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七之自高尚亦非一道云云象曰不(一)程傳曰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

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貴之初九所貴在下故爲賤爲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爲羞君子以得行其道爲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一)孟子萬章篇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伊尹有湯之臣事蹟詳于書經史記殷本紀等太公太公望呂尚文王遇於渭陽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太公望事見史記世家又六韜說苑等有太公兵法渭陽之事(知止足之一)或問程傳云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詰張良前漢書列傳十史記留侯世家○良曰

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盡之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上乾下爲遯二陰初長固所當畏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

由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云云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云云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清介字彙曰節介取介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眉先結切潔也孟子不屑就不屑去註嚴陵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事蹟詳于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云云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鳳門殷崇君長俱守節了不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所處雖有見註四者雖處四者指懷抱道德知止足之道量能度分清介自守而言之懷抱道德高潔自守者處心大而處義得者也清介自守獨潔其身者處心小而處義不得者也知止足之道量能度分二者比上下則又有大小得失之差

○遯者陰之始遯卦象註也○彖辭曰遯亨小利貞○程傳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云云○本義曰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

可與時消息不於遯雖天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顛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弼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明夷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

當拉而應與時行也○程傳雖遯之時君子處之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知卦之才尚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遯之將廢論語憲問篇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區區文選陸士衡表註區區小貌註者異也

王允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故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三百餘事奏之經籍具有允爲焉特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爲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疑疑設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稱特焉詳見于後漢書九十八卷

謝安晉謝安字安石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己桓溫威振內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于晉書卷七十九列傳四十九

○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程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晉在下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之垂矣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若于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見之矣故行去避之若于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遯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云云

案程傳又引之○前漢書列傳六楚元王傳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云云元王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云云孔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鉏我於市師古曰鉏以鐵柬頭也音其炙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云云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及吳會稽皆以親親得王惟楚最親元王子夷王郢立二年卒子王戊立二十年坐行淫辟

汲汲前漢揚雄傳不汲汲于富貴○汲汲猶急急○宇貴汲汲不休息貌悻悻孟子公孫丑下篇論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悻下頂切怒也曾如摧如見程傳也出于上

然聖人又恐○初六象之傳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程傳是文上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云云

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在下則勢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能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其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孚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正之義晉之初六未獲上信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無咎

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當職任一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爲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曰貞吉罔孚裕以待其自信即此意也○進齋徐氏曰居官守而不負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

亦容有爲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而不渝其時矣○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

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三象傳賢者順是

君有官守孟子公孫丑上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朱註官守以官爲守者○易大全胡雲峯曰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即此意也○進齋徐氏曰居官守而不負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人於

然事非一槩○一槩一樣之意字書槩平斗斛者以速唯時孟子萬章下篇孟子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又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不正而合○睽卦六三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程傳出此下此下文曰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安在三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云云知幾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

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爲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曰貞吉罔孚裕以待其自信即此意也苟有官守而不負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

亦容有爲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而不渝其時矣○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

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三象傳賢者順是

理之當然安而行之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之仁者能之○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虛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擬懼而能遂其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違彼我載制而不可逃彼已定可易義者在我載制而不可逃彼已定之禍雖憂患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

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陰穫於窮戹

子漢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阨○文林貫旨阨是難也又陳也○書微子篇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若之事詩若之何說

○寒士之妻——困卦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程傳曰陽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其初爲正應欲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援而不能從從之則猶豫不敢決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云云不容於世矣下又有數語

○井之九二——井卦曰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程傳曰明並受其福○程息列反○本義渫不停汚也○龍書泄治井也清也○案

所守云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隨猶順也○寒士之妻窮國之臣各安其正而隨從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援而不能從從之則猶豫不敢決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云云不容於世矣下又有數語

○井之九二——井卦曰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程傳曰明並受其福○程息列反○本義渫不停汚也○龍書泄治井也清也○案

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二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惻也蓋剛而不中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二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下則已渫矣然而無得於五二故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二故不見食之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爲故憂

本文自泄冶至爲笑侧出九三衆之傳也自盖剛而至采又餘之傳也用之則行○論語述而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之舍之則藏

○革之六二中正則○革卦曰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程傳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六五偏蔽字彙編批連切邪也側也不正也蔽必弊切遮蓋也文明乾卦文言曰天下文明○案文明解詳于易蒙引惇步珠切垂也亂也○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

○信之有實○鼎卦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程傳出于象上陷於非義之下文異于此曰二能不即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易大全雷氏曰愼所之者物各有量可中不可過不自知止猶往求之則至頽覆而喪所有矣

苟或字文若顧川顧陰人事跡詳于後漢書卷六十一

○在之處高位○艮卦曰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程傳出于此上文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乎止者也乃劃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劃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止則必勉二而隨之不能拯而陷隨也雖各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

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華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爵曰征吉○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拯負才業急於有爲每不服讓擇所向則及爲才業累矣如○士之處高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隨有拯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止君定國爲

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云云下同○誠齋楊氏曰六二有艮其腓之象九三艮其限之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唱則陰和今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吾知六二不拯其隨也王曰好色而輒亦曰太王好色王曰好貨而輒亦曰公劉好貨輒豈不拯其隨者說輒之心則不快也況以九三而躁居六二之上六二力不能止不得已而隨之又豈其心之所快然亦未肯退而聽其上之輕動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可以察其迹而哀其心矣

論語憲問篇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云云

艮其限厲薰心

艮卦象傳曰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君子思不出其位○程傳曰上下皆山各止其所止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云云○中溪張氏曰君子觀艮止之象如山之寂然不動而周敦頤故曰思不出其位○

艮其限厲薰心

艮其限止其所止也限腰之上下體之際也艮其限則止而不進矣厲危也薰灼也艮其限則止而不進矣厲危也薰灼也艮其限則止而不進矣厲危也薰灼

○賢者惟知義山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明道語○論語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字註天資孟子盡心上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曰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之所命○程子曰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知言求之山素二程全書同卷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知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須言命也孟子盡心上

孟子盡心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是也○朱註在我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大全命字以氣言之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大全命字以氣言之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利害甚明

其正矣處卦之係處辭所繇則好惡所處則吉凶所度者素於中是非變於外○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夭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眞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若爲中人以上而言知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須言命也孟子盡心上

孟子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在我者也求在我者也求而遂也此爲中人以下者設難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以其道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事物之際一如其義而已不可以苟得也是求在我者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

無義無命孟子萬章上篇孔子曰有命云云是無義無命也成敗利鈍孔明後出師表云云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門人有居全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四載之語小異也曰人有習佗經既而舍之習戴記云云○細書曰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伊川侍行謝顯道送歸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無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蔡國名戴記禮記也○宋龔元吉大戴禮序曰自漢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案戴聖前輩人見于儒林傳孟卿傳中今禮記有四十九篇決科解見于爲學類濂溪語註

然處之有人遇二事則心念念不肯捨置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下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盡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本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無義放下是無命也○門人有居習戴記蔡人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勝甚也得失有命

○門人有朝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論語里仁篇朱註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云云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謝述曰朝聞非一朝偶聞也乃平日學力積累遂一旦豁然爾○陳潛室曰此聞非耳聞謂心悟也須史暫時頃刻之類也解見于丹鉛總錄又詳于曾點律

子貢貨殖列傳子貢事跡見于史記家語論語等潮說文規有法度豐約有節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於宰予之時多見其不知量朱註多與孰同適也貨殖財利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范氏曰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

昔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說見論語不能安受乎○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

曾子易簀禮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註簀簀也

論語集註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不能若一條論語衛靈公篇註引程子語載此文也○師友全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此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之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陳新安曰能得實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簡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簡非也

非朱子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理當得閒一人則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凡心所見一不同必心証錄滿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蓋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得是非朱子曰實理本自分明但人心有所不實見未有實事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有所不肯爲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

程子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我有所得豈以爲可免

窮奢論語陽貨篇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朱註窬穿壁窬鄭玄王公大人轉文上張建封言令之王公大人鄭氏康成先生祠堂記泥塗軒冕陷水火語備靈公篇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見不善如探湯語李氏篇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不善如探湯○朱註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程子曰昔嘗見有說虎傷人者衆莫不諠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視有不視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勢者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朱子曰今人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不至人知爲暴之殺人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又曰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

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

十分堂通三尺童子論語曰六尺之孤孟子曰五尺童子○項邪代醉編卷三十六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言以二歲半爲二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嬰身不滿二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惟今八寸二尺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爭○焦氏筆乘曰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征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二五爲十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案字彙質涉切入聲佈也喪氣也

得之於心

朱子曰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殺身成仁

即衛靈公篇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義有殺身以成仁

曾經傷者神色慘慄至誠惻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爲緊要亦察理之明立乎心之進銘然有悟然後所見爲實見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

○孟子辨舜跖

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〇盡心上曰舜跖之分辨他利與善之間也○按言間以下至以利言也孟子註引之○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宜深察也○朱子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那邊去一條路做這邊去一似箇關隘相似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勉齋黃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爲善之力宜乎一察之積致知之事也守之貴乎一守之積

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耳也○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

號南軒先生謚于宋史道學傳○禮記經解篇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韻會一蓁爲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釐○書旨言天地也

○大凡儒者——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二深造於道○孟子離婁下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蘭宇棠方鑑切不會也又際也

○趙景平問——全書卷十七遺書伊川語第二〇語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趙景平伊洛淵源錄萬姓統譜等不見○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

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爲而爲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凡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

○問邢七久——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又伊洛淵源錄邢恕傳載此事謝上蔡之謂也○伊洛淵源錄卷十四邢尚書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其國史及邵伯溫辨誣等書狼狽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無行爲兩狼共狽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違爲狼狽○文選陳情表註狼狽猶悽惶也○韓文十六答崔立之書註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一足相附而行離則顛○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述人面上說一般語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案邢七後來極狼狽者指其等及涼薄學之事歟

○謝湜自蜀——全書卷二

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爲利也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而已是賊義之者○**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

十二遺書伊川語六載之細書曰　本云遷不能用又曰謝遷未覺者一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崔公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賈人注云獻蔡下上如用說在稽之類○萬姓統譜云謝遷官至國師博士伊川高弟（遷韻會踐韻承職切○案遷並職切○案遷並職切○案伊洛淵源錄不載於謝遷○先生在講（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載之其文尤詳也而遺書爲兩條各出此書爲一連曰先生在講筵堂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太良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贍給

支萬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草來無前任曆子舊例初入京官三年用下狀出給料錢今戶部自爲出券曆又不遂今戶部自爲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舖陳尚請官錢豈有經筵官只講折支又撿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講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洛陽歸復官半年不曾講俸纔料院吏人忽來索講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今不寫纔與受官月馬（隲字彙徒協切札也簡也廣韻書版曰牒又官府移文曰牒戶

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遷曰何如子曰吾嘗嘗嬋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媿笑也遷遂不行○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卅萊無前任曆子

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即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見宋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末幾除侍講本二任

戶部當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也○杜氏通典曰典有戶部而置有度支諸王等計後周置六司徒卿一人如周禮之制隋初有度支尚書則兼後周民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唐修隋志謂之戶部（支韻會分也又持也）（注疏）宋哲宗年號（大臣）（宋伊洛淵源錄引馬公呂公著等薦伊川上其行義於朝（除字彙長魚切）（校書郎）官名（說解書義之官）（崇政殿）（說解書籍之官）（本注）（程子）遺書註也（講書辦料也）（唐人繼粟）（孟子萬章下篇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家令戶部）（遺書曰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太后太

云舊例初入京官三年用下狀出給料錢今戶部自爲出券曆又不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即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見宋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末幾除侍講本二任

繼粟庖人繼肉也

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舖陳尚請官錢豈有經筵官只講折支

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

時起自卅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

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

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

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

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

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公封妻事體不同顯然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先生特古與常人異故難為言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出當以常調自處難陳之如此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變○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或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弘乃移病免歸卜式曰弘至太常上弟云○案本傳所載不異此注所引註疏云武帝之署號即位後十一年也固推弘本傳此下

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問家貧親老應擧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其名其後記者遂顧字而稱其也擧業所謂科擧之業也○王氏曰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擧業何啻千里然中也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焉得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擧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雁耳羔雁之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于交際矣

○問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又出家詩致思篇志不勝氣呂與叔克已銘可并按用祿仕孟子萬章篇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又離婁篇不孝有三章趙氏註家貧親老不爲祿仕爲不幸三者之一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全書卷二十四 遺書伊川語四○說苑三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全書卷十九

○或謂科擧之業爲累不能學問此亦推托之言非出於誠心也古人養親有躬耕者有行傭者有負米者夫躬耕行傭負米之時勤苦甚矣何暇讀書乎惟其爲親仕勞既脩子職而餘力學文亦可進德今日之爲士者不見爲親仕勞如古人者只是科業一事是親情之所欲今既不免徹

全書卷五十五載之○朝鮮李珥擊蒙要訣曰人言科業爲累不能學問此亦推托之言非出於誠心也古人養親有躬耕者有負米者夫躬耕行傭負米之時勤苦甚矣何暇讀書乎惟其爲親仕勞既脩子職而餘力學文亦可進德今日之爲士者不見爲親仕勞如古人者只是科業一事是親情之所欲今既不免徹

全書卷二十八外書十一性理大

○或謂科擧之業爲累不能學問此亦推托之言非出於誠心也古人養親有躬耕者有行傭者有負米者夫躬耕行傭負米之時勤苦甚矣何暇讀書乎惟其爲親仕勞既脩子職而餘力學文亦可進德今日之爲士者不見爲親仕勞如古人者只是科業一事是親情之所欲今既不免徹科業者徹劍爲得失所動心常躁競及不得勞力之不害心術故先賢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若能爲其事而不喪其志則科業理學可以並行不悖矣○簡擬會昌韻撥比未切絶也除也增韻振開也

○橫渠先生世祿○孟子梁惠王下篇仕者世祿朱註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

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或謂科擧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擧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擧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奪士心則根本撥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擧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耳自家工夫別下文曰科擧特一事後那邊自輕○橫渠先

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夫任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謂服

○不資其力——孟子萬章下篇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貴挾兄弟挾國以友孟子曰一乘之家亦有友之家一乘之家亦有友之家五人者忘其勢五人者忘其勢者五人者有德有齒也挾者恃其有而加於人之謂也貴謂貴爵兄弟謂親戚國謂國人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故士之賢王亦忘勢故士之賢王亦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朱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盡心上篇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故士之賢王亦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朱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告子篇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此章之義可兼按爲管盡龍會庚龍管維頃切度也詩經之營之同陌龍書期麥切計策也

○人多言安——論語里仁篇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天下事大患——論語述而篇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能忘人之勢

孟子告子篇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人之敢動乎勢一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待於彼則已自重而彼自輕○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真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天

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
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
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
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
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丈夫懷斯
懼之見畏人非笑而取吾貧賤豈有丈
夫之
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終

山崎闇齋先生門人編集略書目

小學本註 全二冊
孝經刊誤 全
敬齋箴 全
五友詩 全
朱子社倉法 全
經名考 全
性論明備錄 全
城南雜錄 全
朱子行狀 全
雲谷記 全
八景詩 全
道學標的 全
刑經 全
講學鞭策錄 全
排釋 全
鬼神集說 全

垂加靈社叢書 自初帙至三帙 全二冊

近思錄 大本小本 無點
同 說略 首書 備考

御書物所 京都三條通堺町 出雲寺松栢堂